

知味

随笔

葱的美德

张富国

“瓦釜雷鸣伴邻翁,黄菌青蔬放箸空。一事尚非贫贱分,老羹借用大官葱”。

倒也是,我走过许多地方,凡菜不离葱。吃葱,古今各异,南北不同。

“菜伯”,是中医对葱的尊称。“伯”为老大,葱以辛辣名列众蔬之首。

“和事草”,是文人相赠的雅号。宋代陶谷在《清异录》中称,“葱和美众,味若药剂必用甘草也”。

“葱”从窗,外直中空,有窗通之象也。孔者,草中有孔也,故字从孔,孔脉象之”。

文人笑称是雅士之不容小觑!至此,只能笔止思,抹抹嘴巴了!

故乡是你思念的落脚点,母亲是你情感的归属地。

湖北红安李家大屋,是老一辈革命家、曾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的老家。

在李家大屋,李先念母亲住过的房间,靠墙摆着的陈列柜里,我看到了两块闪闪发亮的银元。

李先念的母亲李王氏,出生在河南东南部的偏僻小村,16岁讨饭到红安,嫁给穷人为妻。

红四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。

母亲的银元

刘益善

这天,已是红四方面军师政委的李先念正在河口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,他的母亲李王氏出现在战场上。

红四方面军撤出了鄂豫皖,李先念离开了故乡。行军途中,李先念听到外衣口袋里咣当咣当的声音。

但是,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就此一别,李先念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了。

的血战中,在文化大革命的漩涡里,在治理国家的日日夜夜,母亲的银元给他力量给他智慧给他才能。

1979年6月16日,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,从红安县城坐面包车出发,到达占店镇后,李先念下车。

1992年6月,李先念在病床上,还在想着母亲,弥留之际,他对女儿李小林说:我梦见你奶奶了。

一位伟人、革命家,在离世之时,把对故乡的思念,把对母亲的情感,寄托在梦中,飞跃千山万水,穿越时空,回到了李家大屋,回到了与娘的最后告别时。

湖北红安李家大屋的两块银元,亮亮的,闪着光泽,那是母亲的太阳和月亮。



地涌鑫莲(国画) 朱全增

俗世

站在阳台等你

魏得强

妻子去世两年后,他决定再婚。他工作忙,孩子也没有人带,家里乱糟糟的一片。

女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,两个人都没有太多的话,就那么静静地喝茶。从媒人那里他知道她30多岁了依然是单身。

他鬼使神差般地答应了她的要求。他是单位的一名小领导,每天早出晚归,出门的时间是固定的,晚上回来的时间却没有一个定数。

怎么刚好到他回来做好饭呢?刚开始他也没有在意,时间长了,他就有了疑惑。趁她没有走出家门,他就很小心地问:“你是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,而且总是饭热得恰到好处?”

他心里一阵温暖,丧妻之痛的冰块轰然融化了,他突然就把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,很动情却又愧疚地说:“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,我也没有钱,她妈看病时钱都花光了。”

男的是我朋友,前不久他俩结婚了。男的告诉我,他又重新拥有了一份爱情。在婚娶上,他说出了很朴实的一句话:爱其实很简单,与金钱没有多大的关系,像我们,只需要你站在阳台上等着我。

《爱与数学》

韩笑

著名的数学家爱德华·弗伦克尔向我们展示了数学不为人知的一面,其中充满了艺术般的美和优雅。

《爱与数学》有两个主轴,一个是梳理经典的、令人惊叹的数学原理,另一个则是作者学习数学、研究数学,并成为21世纪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的个人经历。

其实,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像这样直观地运用数学法则。《爱与数学》可以让我们学得数学思维方式,从而丰富我们的生活,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。

大的白杨树的手。它们是老邻居了。对面的楼房比它们这幢楼盖得晚不了几年,也有20多年了。它们隔着马路,每天都相互凝视着。

但是,因为窗外有三棵桐树,竟凭空添了几分历史感和时空感,让我对它多出几分眷恋。那过往的岁月仿佛没有消失,而是在树木沧桑的年轮里沉淀。

即使走远,还是日夜惦记着归来。因为,有三棵桐树,为你装着一树过往,你们彼此,都是生命中的传奇。

散文

窗前三棵树

谭艺君

多年以前,姥姥每次来我家小住,就会久久站在窗前向外面凝望。那时,这三棵桐树就站在这里,姥姥一定是一位老人内心投射下点点斑驳的倒影。

她看到了什么?她心里想的什么?已不得而知。姥姥已作古多年。尘世每一瞬间的表情和暖意,曾在一位老人内心投射下点点斑驳的倒影。

意识到认错了人。他的相貌和药不然有八成相似,但气质却截然不同。药不然无论何时都是一副嬉皮笑脸、玩世不恭的浪荡模样。

连载



后现代油画。他个子挺拔,比我高出足有一头,西装笔挺平整,一丝都没起皱。

这个人站在槐树前面,背对着我仰望树叶,像是在欣赏一幅

朝奉,是一个古老的名词。这个名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,本是一种朝廷官员的头衔。

随着时代发展,“朝奉”现在已逐渐被人遗忘。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,这已经变成一个陌生而神秘的词汇。

他一手建起了覆盖全国的

古董赝品制贩网络,暗流涌动,已成为中国文物市场上的一颗极大的毒瘤。

老朝奉到底是谁?我必须搞清楚,否则一辈子都不会安生。

这是一座位于通县的老旧四合院,旁边就是永定河。门口摆着两尊磨得看不清形状的蹲虎石墩,门楣上还残留着缠花纹样,看来是座前清的宅子,原来的主人身份恐怕不低。

大门是两扇刷了黑漆的木门,漆挺新,门板上却沟壑纵横,看来颇有年头。我站在门前,抬起手背,心脏几乎要跳破胸腔。

看这槐树的粗细,想来得有几百年的寿命。老北京一般不在院子里种槐树,不吉利,但也有句老话,叫“家有古槐,必是老宅”。

都没有:“第一次见面,我是药不然的哥哥,我叫药不是。”

我顾不上后退一步,就把领带往下一拽,整个人朝前弯下腰。他就这么俯视着我,一字一句:“我爷爷因为老朝奉被迫自杀,我弟弟成了通缉犯——你说这事跟我有关系?”

我顾不得风度,一把揪住药不是的领带:“这是我许家恩怨,你来掺和什么?”

是啊,老朝奉害的可不只是我许家一家,药来受他胁迫,就死在我面前;药说了很朴实的一句话:爱其实很简单,与金钱没有多大的关系,像我们,只需要你站在阳台上等着我。